

《醉酒》

中文系三年級

莊文龍

有人說人的一生圍繞四個瓶：奶瓶、汽水瓶、酒瓶、氧氣瓶。小時候不知酒之動人，只覺味苦而氣臭，父親勸之也只會以嗤鼻。直至近年幾嚐酒水，才知酒醉之妙。酒的起源難以理清，也不必理清，反正古今中外愛酒的民族實在不勝枚舉，中國傳說中的造酒者杜康固為人所稱道，西方酒神戴歐尼修斯更是古希臘人極其崇敬的神。酒所以誘人，其實離不開它的酒精作用，也就是給人的一個「醉」字。飲酒可雅可俗，酒店裏穿著禮服搖著紅酒杯的有錢人不一定雅，便利店外吸著香煙握著啤酒罐的流浪漢也不見得一定俗，但不論雅俗，多飲還是會醉。

邀酒幾杯，飲者耳面發熱、雙目暈眩、心跳莫名的加速亂撞，身心飄然之妙難以描繪。雖有道：「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醺」，但此理並非人人贊成，偏有人要喝個酒醉方休、不醉無歸。醒眼觀醉人時，發現平日寡言的人說話不絕，一向多話的人卻沉默不語，有人狂笑不止，也有人手舞足蹈。如此也算得上有趣，怕的是有人狂哭不已，哭得長城崩泰山塌，無人能勸而人人掃興；或有人破壞搗亂，患上瘋狗症似的見人即噬；或有人情慾

解禁，患上金魚症似的遇人便吻……有這樣的朋友，飲酒時實在令人難以安心，最怕的還不是他們對自己人下手，而是對旁邊的陌生人出手，或「眼睷睷」、或叫罵、或單挑，那麼距離樂極生悲之時並不遠矣。

酒量人人不同，有人數杯即倒，也有人自稱千杯不醉「酒筲箕」。武俠片中的豪傑鯨飲千斤，甚至以埤對飲，確實豪氣了得，但若無喬峰的酒量或者段譽的神功，普通人若非刻意求醉，可是逞強不得。有一次跟朋友們飲酒，一高個子朋友喝得爛醉，估計是站起來打算上廁所時，腹中胃酸翻滾，站了好一會兒後突然口吐穢物，飛流直下六呎多，落地時聲聲入耳，聽得在場的人膽顫心驚，而那些非固非液的物體落處遍地開花，連大家放在門口附近的拖鞋都一一遭殃，霎時間房內充斥著一股異酸味，嘩聲與哀號四起不斷，可謂驚天地泣鬼神。靜下來時，有一躺在地上反應遲鈍的朋友緩緩地說：「怪不得了，我睡的時候覺得嘴巴忽然濕濕的，還以為是下雨呢。」於是又起一輪嘩聲哀號，此後大家心內都籠罩著一幕陰影。然而，低處未算低，嘔吐事小，發生意外事大。醉酒駕駛的意外多得令人生厭，女性酒醉出事的意外也不絕於耳。與所謂的「朋友」共飲，有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勸飲之意不在山水和眾樂，而在性。別以為只有女性才須小心，男子醉得過份也同樣危險。假如兩

男醉得「斷片」，醒來一方卻言其臀部疼痛，菊花殘留下滿地傷，同樣足以成為人生一大悔事。

說是杜康解憂、醉能銷愁，也只是對了一半。畢竟酒醉猶有酒醒時，無思無慮只是醉的時候，現實中的憂愁從未消失。酒能養生也能傷身，梁實秋說喝酒過量「作踐了身體，這筆賬日後要算」，確實可信。你若要學李白「一日須傾三百杯」，縱使不影響別人，自己的身體還真會出事，要跟他一般的成仙了。若你非《酒徒》中的清醒酒徒，卻學六朝名士吸毒飲酒，終日尋醉而醉卧街頭言行瘋癲，雖可自我感覺良好的說：「我笑他人看不穿」，但也不免成為別人眼中的瘋子。